

□李耀曦

老舍自幼喜欢曲艺，稍长爱好书画，还曾拜师修炼过刀剑拳脚功夫。其平生第一部作品，并非散文或者小说，而是一本谈剑术的小册子，由师范同学颜伯龙绘画配图，题名《舞剑图》。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这番经历和喜好，老舍到了山东济南教书后，不仅与走江湖的说唱艺人以及镖客拳师颇有来往，也结交了一批济南知名书画家，成为彼此可以称兄道弟的朋友。

在当年老舍的济南书画家好友之中，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者，当数关氏兄弟关松坪和关友声。关松坪本名关际泰，字松坪；关友声本名关际颐，字友声。两人都是齐鲁知名书画家。关家为晚清济南三大盐商之一，因此关氏兄弟家境富有，家中藏有大量古代名家字画，结识了众多著名画家。而在关氏兄弟中，老舍见面次数最多者是关友声。原因无它，近水楼台之故也。

### 关氏嘤园谈诗论画棋一枰

1930年7月，老舍来到济南执教齐鲁大学。老舍除在文学院国文系授课之外，还兼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而在一年之前关友声即受聘于齐鲁大学，在国学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趣味相投的两位国学研究所同仁遂成为知音好友。此时关氏兄弟已经分家单过，关友声搬出府城里鞭指巷70号老宅，另于府城外西南关距离齐大校园不远处盖了新居“道村嘤园”。

关氏道村嘤园时为饮虎池前街12号，位于今日上新街北首路西一条胡同内，是座中西合璧的宅邸。宅院内既有德式二层小洋楼，也有传统亭轩花园池塘。院主人不仅雇着照管奇花异草的杂役，还雇了宴请宾客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彼时张大千往返京沪之间途经济南常于嘤园小住。除了观赏临摹关家所藏八大山人朱耷及“苦瓜和尚”石涛的画作之外，也是为了可以遍尝关氏嘤园的美酒佳肴。

1931年暑假老舍结婚之后在南新街租屋而居，距离饮虎池前街关氏嘤园甚近，从那座54号小院出来，穿街而过不过百步之遥，故常应邀而为嘤园座上客，关松坪也赶来相见。关氏兄弟对老舍十分敬重，言必称“舒老师”或“舍予老师”。时常拿出自己写的文章来，恭请老舍给予评点和指导。1931年关松坪36岁，老舍32岁，关友声25岁。三人在会客室内的促膝交谈也甚为有趣：关松坪有点耳背，常是高谈阔论声如洪钟；老舍则是轻声慢语慢条斯理；关友声乃是寡言少语以侧耳细听为主。

关友声多才多艺，谈诗论画之余，有时也会取来棋盘棋子，与老舍楚河汉界大战一番。关友声四岁就会下棋，有神童之誉。成年后藏而不露，非高手国手盖不与之对弈。故而老舍在《关友声画集》序中说道：“友声是个可爱的人。他很有趣：乍一看，他是少年老成，胖胖的，和和气气的，非常温厚。他会唱，善弈，能写，精于绘画”“你非和他很熟识了，总不会知道他有才分。和他摆盘棋就晓得他的厉害了”。

由此可见，老舍的棋也下得相当不错。否则的话，即便关友声乐于奉陪凑趣，恐怕老舍也会藏拙而敬谢不敏了。

### 芙蓉巷学社广结丹青翰墨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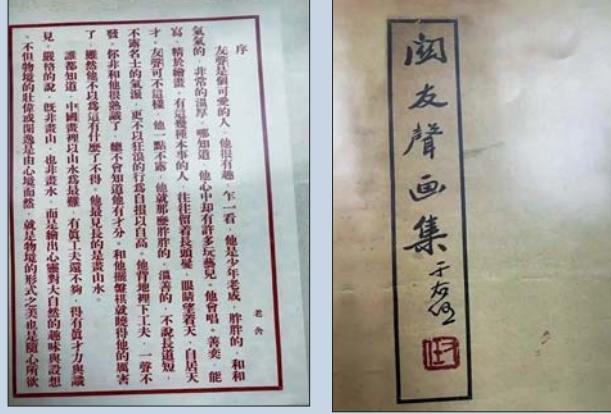
1931年6月初夏，关氏兄弟在城里芙蓉街南口路东的芙蓉巷内一座临街小楼上开办了一家“济南国画学社”。学社社长关松坪，社务主任关友声，教务主任黄固源。学社挂牌开张那天，老舍应邀出席并致贺。自此之后，关氏兄弟便经常邀请老舍去国画学社晤面交谈。两人几乎整

## 老舍与济南书画家交往轶事



老舍齐大旧居。

昔日济南南新街老舍旧居书房里悬挂了不少字画。品赏师友书画是老舍写作之余小憩的一大妙法。其中不少书画是济南书画家好友们装裱后赠送老舍夫妇的，老舍离开济南之后还念念不忘这些未能带走的书画，在八方风雨、颠沛流离之际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对这些昔日济南好友们的深切怀念之情。



老舍为《关友声画集》作序。



1934年老舍赠送济南拳师马永魁的书画折扇。

天都泡在学社里，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还要轮流值班。芙蓉巷遂也成为老舍常来常往之地。

国画学社二层小楼上有五间连通大画室。画室迎门墙壁上悬挂着学社章程，以及关氏兄弟的炭笔画像。大画室旁边还有一个小里间为教务处，教务处内门楣上方则悬挂着一幅关松坪仿王石谷山水扇面。王石谷，名翬，字石谷，号石道人，其山水画融合南北之长，有“清初画圣”之称，尤为关松坪所喜爱。

有一天关松坪又仿王石谷笔意，画了一张四尺整张的大幅水墨山水，画得十分精彩，自己也颇为得意。恰巧老舍到了学社，便展示给舒老师观看，意思是希望能题个跋语什么的以便珍藏。老舍看后稍稍思索，遂拿起毛笔，在画面左下方题了一首七言律诗。

“覃思画境秀入秋，敛尽锋芒绘浅愁。墨未到时神远瞩，笔留余意树微羞。山从心里生云气，露在毫端生石头。俱是空灵诗韵味，无边语响落轻舟。”意犹未尽，老舍又在诗下题写了一行边款：“覃思斋主（关松坪斋号）今夏作画甚勤，山水长幅精绝。谨作小诗用申欣赏之诚。旧诗

久荒习诵，韵涩音哑资一笑耳。”舒老师此举令关松坪大喜过望。

济南国画学社举办了三年多时间，于1934年9月停办，共培养学生五十多名。其间老舍经关氏兄弟介绍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济南知名书画家，如胡耳山、郑伯齐、罗锦章等。老舍与这些书画家朋友除在芙蓉巷画室内谈论画之外，也时常一起到附近街上的旧书肆字画铺去转转看看，譬如曲水亭、后宰门、大小布政司街等处。

有意思的是，老舍后来还把这些经历见闻写进了他创作的小说里去。1943年老舍在重庆北碚创作了抗战短篇小说《恋》。小说所写背景即为济南布政司街一带的旧书肆字画铺，写了经常来此闲逛淘宝的两名玩家小知识分子“庄亦雅”和古董大商人“杨可昌”。一个偶然的机会“庄亦雅”在某字画铺内发现一张石道人王石谷的四尺山水精品。经三番五次察看，最终痛下决心，倾其所有，把太太的首饰也搭上，花五百块钱把画买了下来。小说全篇的“戏胆”就是这张当年关松坪曾仿过的王石谷山水精品。由此奸商“杨可昌”与书生“庄亦雅”你来我往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

### 大明湖之秋与海岱美术馆

1931年夏天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后喜迁南新街新居。首先携带礼物前来舒宅登门拜访祝贺者，是济南市立一中的两位青年教师：英文教员赵同芳和美术教员桑子中。桑子中画了一幅油画《大明湖之秋》赠送老舍夫妇作为新婚贺礼。

赵同芳与老舍夫人胡絜青为北师大同学兼闺中好友。经引荐之后，老舍与桑子中成了好朋友。1932年桑子中利用课余时间，在大明湖畔铁公祠内的“湖山一览楼”创办了海岱美术馆，并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海岱画刊》。画刊作为该报副刊，每周出版一张随报发送。老舍应桑子中之请，为之写了《〈海岱画刊〉发刊词》。

大明湖海岱美术馆定期举办画展，前往观摩者络绎不绝。遂成为老舍与桑子中、关氏兄弟等济南书画家的又一雅集之地。

1933年春夏之交，老舍得了严重的腰背痛病，于是由友人推荐跟随国术师马永魁（字子元）练习查拳和太极拳，经过一年多的拳术操练腰腿疼痛竟不治自愈。端午节前老舍宴请马子元先生以表谢意，席间赠送信物书画折扇一把。折扇正面为关友声所绘国画山水，折扇背面为老舍恭笔题扇文，详述了跟马先生学拳过程。

1992年笔者与文友周长风在上新街21号院马永魁外孙陈庆云先生家中，看到了这幅十分珍贵的书画折扇扇面。

1934年秋后老舍辞别济南应聘赴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教书。

在青岛期间老舍于1935年9月22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断魂枪》。老舍自己对这个短篇十分满意，曾在山大中文系《小说和做法》课堂上拿它举例向学生们宣讲。小说中“神枪沙子龙”的原型即为济南拳师马永魁的“山东一杆枪”。后来老舍在美国又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四幕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

### 八方风雨湖山情缘有后传

1937年11月15日，济南沦陷前夕，老舍弃家独行，登车南下，奔赴武汉，投身文人抗战行列。得知老舍离开济南后，关松坪曾多次由城里鞭指巷关宅，前往南关圩子外齐大校园长柏路老舍家中看望，嘘寒问暖，照顾其家人。老舍抵达郑州与汉口后，也曾多次给关松坪写信，报告行程及平安，嘱托关氏兄弟，关照其在济家人。日寇侵占济南后，关松坪闭门谢客，郁郁寡欢，于1938年因病英年早逝。

抗战爆发后桑子中随校流亡四川绵阳。1943年去重庆北碚探望复旦大学教授山东老乡张默生，返回途中在嘉陵江边坐木船时恰巧碰到老舍。第二天晚上老舍在文艺界中华抗敌协会驻地亲手包饺子招待桑子中，两人饺子就酒彻夜长谈。

抗战期间，赵同芳随夫君王长禄先是到了云南楚雄，夫妇二人又辗转去了重庆，住在郊区北碚。不久老舍夫人胡絜青也带着三个孩子从沦陷区北平千里寻夫到了重庆北碚。两位北师大闺中好友又共同度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患难时光。

1981年山东大学主办了“首届中国老舍研究会”。老舍夫人胡絜青及长女舒济应邀重访山东。胡絜青老人到济南后最想见的昔日故旧便是赵同芳和桑子中。可惜因校方无法联系未能如愿。返京后几经周折终于与老同学赵同芳取得联系，此时远在四川大学的桑子中已卧病在床且半身不遂，但在稍愈后的1986年便赠诗一首昔日同仁赵同芳，遥寄当年一段翰墨情缘。诗云：历下一别半世纪，书信杳然五十年。喜得胡君传佳音，而今鸿雁又复还。